

6

中午有位你不认识的先生请吃饭，电话里那位秘书小姐说：“我们周董事长会准时亲自到酒店的大堂来接你。”

你下到大厅，立刻有位衣着考究的先生过来，肩宽体胖，阔脸方腮，双手送上名片。“久仰久仰，”对方还说看了你的戏，不揣冒昧，耽误你一点时间，请你一起吃个便饭。你上了他的宝士大轿车，富豪的标志。董事长先生自己开车，问你喜欢吃什么。

“什么都好，香港是吃的天堂，”你说。

“不像巴黎，那里可是美女如云，”周先生边笑边说边开车。

“也不尽然，地铁里也有的是流浪汉，”你说，开始相信对方确实是个老板。

车驰过海湾，进入去九龙长长的海底隧道。

周先生说：“我们去马会，中午那里比较清静，也好聊天。不赛马的时候，平时去那里进餐得是马会俱乐部的会员。”

香港居然有对你这戏有兴趣的阔佬，你也开始觉得有趣。

你们坐定，周先后点了些清淡的菜，不再说美女的玩笑，沉静下来。这宽敞舒适的餐厅只几桌有顾客，服务生远远站在门厅静候，不像香港通常的饭店什么时候都熙熙攘攘，食客满堂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是从大陆偷渡游水过来的。文革时期，我在广东的军垦农场劳动，已经高中毕业，多少有点头脑，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葬送掉。”

“可偷渡也很危险。”

“当然。那时候我父母都关了起来了，家也抄了，横直是黑五类狗崽子。”

“要碰上鲨鱼——”

“那倒不那么可怕，还可以斗一下，看运气。怕的是人，巡逻的舰艇探照灯在海面上扫来扫去，发现偷渡的就开火。”

“那你怎么游过来的？”

“我准备了两个篮球胆，那时候的蓝球有个橡胶胎，还有个长嘴子，可以吹气。”

“知道，小孩子学游泳当救生圈用，那时候塑料制品还不普及，”你点点头说。

“要有船过就把气放掉，潜泳。我足足练了一个夏天，还准备了吸管。”周先生露出笑容，但似笑非笑，倒让你觉得有些凄凉，不再像个阔佬的样子。

“香港这地方好就好在怎么都能混，我是个暴发户，现今没人知道我这来历，我早已改名，人只知周某人，公司董事长。”他嘴角眼角都显出几分得意，恢复阔佬的样子。

你明白这并非冲你而来，同你素不相识，居然毫无顾忌坦露出自己的身世，这分自得不过是他现今的身份养成的习惯。

“我欣赏你的戏，可香港本地人不见得都懂，”他说。

“等懂往往就晚了，”你迟疑了一下，才说，“这得有些特殊的经验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他肯定道。

“你喜欢戏剧？”你问。

“我平时不看戏的，”他说，“只看芭蕾舞，听音乐会，西方来的著名歌唱家，歌剧和交响乐，也都订票。如今得享受艺术，可还没看过先生你这种戏。”

“明白，”你笑了笑，又问，“那怎么想起来看这戏的？”

“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向我介绍的。”他说。

“那就是说也还有人懂？”

“也是大陆出来的。”

你说这还是你在大陆时写的戏，可只是在大陆之外才能演出。你现今写的东西同大陆已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
他说他也是，妻儿都本地出生，道道地地香港人。他来这里快三十年，也算是香港人了，同大陆只是业务上还有些往来，而且生意越来越难做，他已经把一大笔资金好歹撤出来了。

“准备投资到哪里？”你禁不住问。

“澳洲，”他说，“看了你的戏，更坚定了这主意。”

你说这戏没十分具体的中国背景，写的是人与人的一般关系。

他说他明白，他需要有个退路。

“澳洲就不会排斥华人吗？要香港人都拥到澳洲去？”你问。

“这就是我想同你讨论的。”

“不了解澳洲，我住在巴黎，”你说。

“那法国怎样？”他盯住你问。

“哪里都有种族主义，法国当然也免不了，”你说。

“华人在西方也很难啊……”他拿起还有半杯橙汁的杯子，随后又放下。

你有些触动，说他既然家小都土生土长在这里，生意在香港看来还能做下去，当然不妨备个后路。

他说他很荣幸你肯赏光同他吃这么顿便饭，文如其人，这么坦诚。

你说坦诚的是他，中国人都活在面具下，摘下面具很不容易。

“也因为彼此没有利害关系，才能成为朋友。”

他说得这么透切，显然也看透了人世间沧桑。

你下午三点还有个记者要采访，约好在湾仔那边的一个咖啡厅，他说他可以送你去，你说他也忙，不用客气。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香港尽可找他。你谢谢他的好意，说这恐怕是你在香港的最后一个戏，日后总有机会再见，但愿不是在澳洲。连忙说不不，他到巴黎去一定看你。你便留下你的地址和电话，他即刻把他随身手提电话的号码写在名片上给你，说你有什么事要帮忙的，可以给他打电话，希望有机会再见。

记者是一位戴眼镜的小姐。你一进咖啡厅，她便从大玻璃窗前临海的座位上站起，向你招手。她摘下眼镜，说：“我平时不戴眼镜，只见过你报上的照片，怕认不出来。”

她把眼镜装进提包，又拿出个小录音机，问：“可不可以录音？”

你说你没有任何顾虑。

“我做采访务求引言准确，”她说，“可香港不少记者都信手编写，有时候弄得大陆的作家很生气，甚至要求更正。我当然理解他们的处境，你不同，虽然也是大陆出来的，这我知道。”

“没有领导。”你笑了笑。

她说她的主编倒还好，一般不会动她的稿件，她怎么写就怎么发，她可受不了约束。九七之后，又是九七，要是实在做不下去，她可就走。

“能不能问问小姐打算去哪里？”

她说她持的是英国的人护照，也不能在英国定居，再说她不喜欢英国，她打算去美国，可她喜欢西班牙。

“为什么是西班牙而不是美国？”

她咬了下嘴唇，笑了，说她有个西班牙的男朋友，是她去西班牙旅行时认识的，但是已经分手了。她现在男朋友也是香港人，是位建筑师，他不想走。

“别处很难找工作，”她说，“当然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香港。”她说已经去过许多国家，旅游当然很好玩，可很难在那里生活。香港不，她和她父母都香港出生，她可是完完全全的香港人，她还专门研究香港的历史、人文、风俗的变迁，准备写本书。

“那到美国去做什么？”你问。

“进修，已经联系了一个大学。”

“读个博士？”

“一边读书，或许看看有什么工作可做。”

“那你男朋友怎么办？”

“我可以结了婚再走，或许…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？”她那双眼睛看上去并非近视，倒有些茫然。“是我采访你，还是你采访我？”

她收回眼神，按了一下录音机。”她现在请你谈谈，对香港回归后文化政策的看法，香港的戏剧会不会受到影响？这是香港文化界关心的问题，你从大陆出来的，能不能谈谈你的看法？”

采访结束之后，你又乘船过海湾去九龙，到文化中心的剧场同演员们交代一下，戏开演时便可回酒店，好同马格丽特一起安安静静吃个晚饭。

阳光从云层斜射在海面上，湛蓝的海水波光跳跃，习习凉风自然比室内的空调更令人惬意。海水隔开的那香港岛，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大厦群耸立，喧闹的市声渐渐退远，一个有节拍的撞击声在海面上却越益分明。寻声望去，海滨那幢为九七年英中两国交接仪式修建的大会堂正在施工，一下又一下砰砰打桩的沓锤声明明白白提醒你，此时此刻，这香港，一分一秒，刻不容缓，也正在变成中国。波浪反射的阳光令你细迷上眼睛，有些困倦。你以为告别了的中国竟依然困扰你。你得彻底摆脱，想晚上同马格丽特去兰桂坊，那条非常欧化的小街，找个有爵士乐的酒吧陶醉一下。